

以文学的深情凝望故乡

——《春度龙岗》创作谈

文学创作

就写作而言,故乡这片热土不仅滋养了我,也给我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我的老家距金沙江皎平渡仅10来公里。80多年前,中央红军一路转战,从川滇交界的皎平渡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小时候,老一辈人一次次向我讲述过当年红军的故事。这样的惊险与传奇,史上不可能写得如此详尽,却在当地百姓津津乐道的龙门阵中,口口相传,越传越神。参加工作后,我对这一段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创作了长篇小说《浪拍金沙》,再现了红军巧渡金沙江的传奇。为写这部作品,我到皎平渡两岸,走访了很多,查阅了大量资料。这些存放在档案馆的珍贵史料,是20世纪70年代,县党史工委组织力量,走访当时的亲历者、见证者,留下的富贵财富。这些尘封的资料,让我有了新的收获和感动。

当年,红军曾在会理留下一支游击队,到彝族地区开展游击斗争,遗憾的是这支游击队没有生存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为推进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党组织曾多次派人上山,做黑彝大头人的工作,希望他出山,参与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当年和红军游击队的过节,始终是头人的一块心病,他舍不得放弃自己的地位,更害怕共产党“秋后算账”。地方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为彝家同胞做了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事,让他看到了党和政府为让彝区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好心,最终打消顾虑,出山做了副县长,投身于这场划时代的历史变革。

人的一生,总会有很多难忘的瞬间。能够遇上这些人和事,

靠的就是机缘。创作同样如此,某件细微的小事,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温馨的表情,都会产生创作的灵感。这种灵感,实际上来源于心灵深处的触动。这个故事深深让我震撼,共产党为了民族团结和统一,胸怀是何等宽广,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我脑海里翻腾,一个个生动的细节在我心里慢慢生根发芽。于是,就有了写《春度龙岗》这部小说的念头。

我为遇上这样好的题材而欣喜。一个掌勺多年的大厨,面对上好的食材,只需要凭自己的经验进行荤素搭配,就可以把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佳肴端上桌来。事实上,整个创作的过程并不像做菜这么简单。这部作品我断断续续写了几,成稿40余万字。初稿一改再改,总是感到不满意,总觉得和自己想要表达的还有很大差距。一部成功的作品,仅有悬念不断的故事还不够,还得有蕴含在作品中的思想内涵。2022年护林防火期间,我到距县城近50公里的乡镇住了3个多月。白天巡山护林,晚上在星光村的宾馆里对稿子进行认真修改。夜静更深,我常常到池塘边散步,在虫鸣蛙鸣中,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故事主人公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我将故事时空一步步压缩,将重心放在推进彝区民主改革的艰难复杂、对人物的命运书写以及彝区群众的思想转变上。我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如此尽情的投入过。

写这样的作品,最难的是如何还原当时的社会形态,如何书写那个时期鲜活的人物。那些人物和故事,离开当时特定的环境,就会失去灵魂,人物立不起来,故事也难以让人信服。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过去了几十年,随着时代发展,彝族同胞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乃至思想观

念和生活习惯,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让小说中的人物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环境,和当时的社会形态相统一,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修改打磨的过程中,我放慢了节奏,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阅资料,走访了很多老人,对当时彝区的生活场景,彝族同胞的生活习俗、思维模式、人生态度乃至日常交流等进行多方面考证,同时和当地对彝家风俗有研究的彝族作家、学者进行探讨,尽力为读者展现出那个特定的历史场景。

要还原那段历史,就得客观叙写特定的历史人物,这是绕不开的一道坎。

彝族地区千百年以来沿袭封建奴隶制,家支林立,等级森严,各自为政。黑彝之间,白彝之间,黑彝与白彝之间,彝人和汉人之间,矛盾重重。就那个时代而言,彝族头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我觉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客观看待彝族头人在那个特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对于黑彝大头人阿尔哈铁,我没有简单地把他作为反面人物来叙写,更多的是换位思考,冷静地看待他在龙岗山上演出的一幕幕悲喜剧,把他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下性格多元复杂的英雄来进行刻画,用鲜活的细节揭示出他人性中柔软美好的一面,用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揭示出民主改革的艰巨与复杂。

要想人物出彩,就得把人物一步步往死胡同里逼,在最狭窄的绝路上,找到开阔深远的前景。在创作过程中,我一次次走进黑彝头人阿尔哈铁的内心世界。作为龙岗山呼风唤雨的大头人,在平民百姓和奴隶娃子眼里,阿尔哈铁是勇敢智慧的化身,更是一方百姓的保护神,在彝区有

着强大的影响力。面对共产党的工作队,他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当工作队一次又一次请他下山,他的内心更是极度的犹豫和彷徨。奴隶主显赫的地位,家里的土地和娃子,他背负的红军游击队的血债,国民党特务的拉拢蛊惑,就像无数根绞绳,套在他的脖子上。要让他下山,比登天还难。另一方面,彝族误解,家支矛盾,头人猜疑,特务蛊惑,土匪暴动,民族隔阂,就像一个个个满獠牙的血盆大口横在工作队面前,要翻过一道道难关完成他们的使命,同样是难上加难。在反复的打磨修改中,我试图通过生动鲜活的细节、环环相扣的传奇故事,来展现曲折复杂的人性交锋,把阿尔哈铁下山投身于民主改革作为他人生的归宿。我把他们放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舞台上,他们相互较量的结果,正是作品所要表达的现实意义。

历史题材小说,不仅要再现当时的历史,还得紧扣时代脉搏,体现出时代取向和现实价值。在这部作品中,我力求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看待彝族社会形态的转变,用内心的悲悯与同情,通过人物的喜怒哀乐、离合悲欢还原那段历史。彝区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关键在于这场大变革中的人心归向。彝区群众对工作队由最初的恐惧、疑虑、排斥到认同和追随,依附于奴隶主的娃子明里暗里跟主子作对,奴隶主愿意交枪,把娃子土地拿出来,这股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正是在党包容团结的民族政策下,人心归向的结果。我期盼能让读者对那段历史产生思考与共鸣。在小说中,我设置了两对恋人,其中一对上演了封建奴隶制度下的爱情悲剧,而另一对,奴隶娃子乌嘎惹和黑彝奴隶主家的女仆沙阿果,则历经

磨难,在工作队的帮助下举行了婚礼。时代不同,制度不同,结局必然不同,用这对恋人的完美结合收尾,正是对那段艰难岁月的深情回望和现实观照。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我花了大量笔墨,对彝区“库史”新年、火把节以及独特的婚俗、葬礼、祭祀、饮食起居等民风民俗进行了细致刻画,力求让作品氤氲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语言是作家的生命,在对这段历史的叙写过程中,我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在日常语言交流中,彝族同胞会自然而然地引用彝族谚语“尔比尔吉”,以增强说服力 and 感染力。这种根植于彝区文化土壤的语言,让我深受启发。我在小说中大量使用“尔比尔吉”,力求让人物回到彝族同胞平时交流的语境,展现当时的社会形态和彝区的地域特色。这对读者而言是一种陌生化的新奇体验,对我自己而言也是一种崭新的创作体验。

壮美彝乡,雄奇的大山,茂密的森林,葱郁的树木,鲜艳的野花,以及多元的民族文化、独特的民族风情,使得这里的山山水水到处是迷人的风景。在作品中再现彝家生活场景,对于凸显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性格、推进故事情节发展至关重要。我在小说中试图把景物描写与情节发展融合在一起,通过对山水田园、村庄房舍、树林花草、鸟兽飞虫、日月风霜的诗意书写,用奇特的自然环境对人物情感进行渲染烘托,稀释作品中的紧张感,努力让小说读起来张弛有度,抒情色彩更为浓郁。我想,在作品中保留几分对大自然的亲近和有节制的民风民俗的描写,这也是对故土的敬畏和眷恋。(来源:作家出版社,作者:李美华)

《亲爱的风筝》



作者:鲁鳶南

内容简介:本书为第三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银奖获奖作品。飞鳶埠整个村子,世代以制作风筝为生。风筝大师遭嫡杨婆婆,因丈夫意外离世,伤心不已,恨上了风筝。邻家少女杨青青,自小喜爱做风筝、放风筝。因为风筝,杨婆婆与杨青青从相互不了解、不喜欢对方,到打开心结,一起开始制作风筝,从设计、烤弯、绑扎、裱糊到彩绘……一老一小切磋琢磨,互为手眼,让风筝制作中的独门手艺“龙头蜈蚣”得以传承。

作者简介:鲁鳶南,山东潍坊人,云南省作协会员。已出版13部作品《很感谢你,不遗憾你离开》《请你吃颗小甜瓜》《给孩子受益一生的写作陪伴书》等,其中三本著作的版权已输出越南。

《杯子上的笑脸》



作者:彭程

内容简介:本书为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是作者痛失爱女后的椎心泣血的追怀之作。作者的独生女儿不幸罹患脑癌,生命凋落于最好的年华。作品描述了得知女儿罹患绝症后的震惊和痛苦,长达十几个月的救治过程,以及女儿离世后绵绵不断的哀痛和思念。作品涉及许多感人而带有普遍意义的主题,有对于乖戾无情的命运和苦难的思考,有面对绝症不放弃一丝希望的抗争。这是一种对于超出日常经验的苦难经历的书写,感受和思考格外真挚、强烈和深入,从而也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一部深刻的创痛、生命和人性之书。

作者简介:彭程,籍贯河北衡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供职于光明日报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彭程作品系列”——《心的方向》《阅读的季节》《大地的泉眼》等。

对人间大爱的深情礼赞

——评长篇小说《阿里郎》

文学评论

军旅作家王筠专注于创作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已经有十几年了。随着他的全景式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的《长津湖》和群像化再现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的《交响乐》的相继问世并广受好评,王筠已成为当代文学书写伟大抗美援朝战争雄奇史诗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阿里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标志着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该作品被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和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阿里郎》把笔墨集中在战争中的普通参与者身上,写他们

在战争行进过程中和战后漫长生命过程中的人生际遇。小说围绕沂蒙儿女赵玉兰、朱仕旺和瘸子刘三的人生轴线展开。如果不是遇到战争,赵玉兰和朱仕旺会按照长辈的意愿结婚生子,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刘三的腿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的《交响乐》的相继问世并广受好评,王筠已成为当代文学书写伟大抗美援朝战争雄奇史诗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阿里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标志着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该作品被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和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国民党军抓到了队伍里,没过多久就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并再次加入他心念的人民军队。两年后,已是志愿军某部文化教员的朱仕旺,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因有立功表现,调到碧潼郡战俘营担任翻译。在这里,他与失散多年的赵玉兰意外相逢。他们在战俘营的两年多时间里,特别是赵玉兰对美国二等兵皮特·路德的关怀,让战俘见识了中国文化以德报怨的广阔与博大。战争结束,22名在战俘营生活了三年的美、英、国大兵,执意选择到中国生活。饱受美国种族歧视的皮特·路德还坚持要娶赵玉兰为妻。因为皮特·路德的执着,也因为赵玉兰对父母包办婚姻的不满,他们俩正式结为夫妻,赵玉兰的传奇人生又揭开

了崭新的一页。而后两人又经历了分离,最后在赵玉兰和皮特·路德90岁时,他们隔着太平洋,通过微信视频团聚了。

作者塑造了血肉丰满、富有典型意义的文学人物赵玉兰。她在受到不可抗拒的外力打击时,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仍然能用广博的爱帮助更弱小的人活得坚强、精彩,活得有尊严。作者用赵玉兰的传奇人生,完成对人间大爱的一次深情礼赞。

小说中,作者将目光和视野由战时转入战后,书写了“联合国军”战俘营这一极不平凡的,特殊战场,视觉新颖,题材重大,站在人性的角度,融入作者对战争与和平、对抗与合作的思考,在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具有独特的人文向度与现实意义。

《阿里郎》的另外一个显著特色是描画了沂蒙山的自然风俗和朴实善良的沂蒙山人。大量沂蒙方言土语的运用和沂蒙山区日常生活风俗的再现,犹如一幅或浓或淡、泼墨而成的画卷徐徐展开。它们是自然的,也是历史的,更是人文的,因此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王筠在沂蒙山区工作生活过20多个年头,如今虽然已经定居京城,但仍然时常回到沂蒙山区,甚至把自己用于写作的工作室也安放在沂蒙山的沂河之滨,心中的沂蒙情结可见一斑。在他的笔下,沂蒙山人胸怀宽广,性格丰满,有情有义,有血有肉。这不仅反映了他的沂蒙情怀,也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别样风格。(来源:《光明日报》,作者:柳建伟)

我们的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平等

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 河源市创文办